

目 录

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纳溪……	县党史办供稿 (1)
日堵红军过渠坝……	张本君口述 曹杰秋整理 (14)
豪情满怀迎黎明	
——廖林生同志赴解放区前的片断回忆……	廖林生提供材料 王荫硕协助整理 (20)
纳溪县响应辛亥革命史闻三则……	县志办供稿 (29)
护国醋……	陶长清 (35)
浅谈纳溪草纸……	陶长清 (39)
纳溪县民众自卫总队始末……	汪义明整理 (48)
纳溪县川剧团简史……	陈松柏 (58)
纳溪县天主教的历史沿革……	熊恺悌袁逸之提供材料 乙 清整理 (69)
基督教内地会叙蓬溪福音堂史略……	曾伯益、赵斐亚供材 马中骥整理 (78)

中国工农红军

川南游击纵队在纳溪

纳溪县党史办公室供稿

一九三五年初，刚开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，中央红军取道桐梓、习水、赤水，准备从泸州与宜宾之间，渡过长江。因不明敌情，土城一战失利，于是集结在云南扎西（威信）休整。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至十日，中央军委在扎西召开了扩大会议，作出了回师东进，二渡赤水，进行第二次遵义战役的部署。为了在川南牵制敌军，配合红军主力行动，为了保护红军伤病员，加强地方游击队，中央军委决定“成立红军游击队在地方活动”。于是抽调一批红军干部和战士。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，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。

游击纵队从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以后，主要在川滇、川黔边境及川南的叙永、古蔺、兴

文、长宁等地开展斗争。一九三五年九月，游击纵队前后两次来到我县境内。活动数天，经过乡镇十二个。红军游击队所到之处，打击地方反动武装，惩办土豪劣绅，救济劳苦群众，宣传革命真理。他们的英勇斗争，不仅牵制了敌人，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，而且粉碎了敌人的反动宣传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，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。

从文昌宫到上马场

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(农历八月十九日)，游击纵队从江安踏水桥进入我县境内，一举占领了文昌乡的水口寺。游击纵队在水口寺只休息了两三个钟头，也抓紧时间街上写满了标语。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打倒贪官污吏！”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。下午纵队离开水口寺到文昌宫。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，有的群众去躲起来。银匠胡银清，在街上摆了个修理摊子，看见红军来了，正准备收拾东西跑。红军战士和善地对他说：“不要怕，我们是保护老百姓的。”还给他看住摊子。文昌乡的伪乡长姚联

级，兼任保安分队长，听说红军从八角仓下岩，早已闻风逃遁。红军找到一个伪乡丁丁元兴，把他的枪缴了。红军在肖启明家里炒了几锅菜，每一锅菜都给了钱。当晚，游击纵队的战士们露宿于街边，对老百姓毫无惊扰。天明后，居民开店，厅子里已经一空，地面干干净净没留任何痕迹，原来天未晓红军便出发了。

九月十七日，天刚破晓，游击纵队已夜行二十里到了上马场。场中心有个火神庙，地势很高，是伪乡公所所在地，驻有县保安队一个分队。这天，队丁杨虎均刚开门站上岗，突然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杨应声倒毙。其余队丁慌作一团，胡乱放枪。红军战士冲锋直上，敌人胆战心惊，拥出后门满山溃逃，游击队占领了乡公所。激烈的枪声惊动了十多里外的叙蓬溪的敌人，敌人打电话询问，游击队含糊其词地回答，迷惑敌人，随即用刀砍断了电话线杆。

上马场的地主资本家鲁相云，做绸缎生意，一贯盘剥群众，巧取豪夺。他用人民的血汗钱，修起了一幢楼房，并在门上挂了两块匾。一块是“大振家声”，一块是“画栋凌云”。游击纵

队把鲁相云门上的两块匾取下来打得稀烂，并把他家里的布和钱拿出来分给贫苦群众。随即兵分两路，一路从真金滩过永宁河，从双观音到叙蓬溪，一路从大州驿过河到叙蓬溪。

在 叙 蓬 溪

叙蓬溪又名护国镇，因蔡锷兴兵讨袁驻扎在此而得名。该镇商业繁荣，素有“小泸州”之称。游击纵队在大州驿群众的帮助下，顺利渡过永宁河，来到护国镇。

当时，叙蓬溪区署正在办户籍训练班和民团训练班，有集训壮丁一百六七十人。九月十七日那天早上，文牒罗国昌正在理发店修面，突然有两个头戴红星帽，手持步枪的人快步向街上冲来，口中喊道：“老乡不要怕，我们是红军！”接着，大队长驱直入，包围了伪区公所，枪声一响，敌兵纷纷投降。红军把伪区署和民团的枪全部提了，将伪职员全部扣留在区署楼上。当天下午，游击纵队指挥员余泽鸿召集集训壮丁讲话，告诉他们愿参加红军的即可报名，不愿去的发给路费回家。红军进场后，有大

胆的群众出门观望，红军叫他们都开门营业。见红军纪律严明，不扰百姓，来街头围观的人越聚越多。发现几个女兵，更觉惊奇。红军战士借来高板凳，站在上面向人们宣传讲演：“老乡们，不要害怕，我们是红军，是贫苦人家的子弟。我们的任务，是要打倒蒋介石，解放贫苦人民……”。看见红军战士说话和气，公买公卖，群众不再害怕了，不少人围着战士们问长问短，好象亲人重逢。

川南游击纵队严格执行党的政策，对于欺压人民的恶霸豪绅严厉打击，对一般商人则给予保护。游击纵队的没收委员会（又名地方工作委员会，主任李桂洪）规定：要有当地群众七人以上认可，才能确定是否是恶霸，是否该没收其财物。经过调查，在护国镇没收了刘奉璋（国民党伪团总、清乡大队长）、曾伯宜（大地主）等几家人的财产，并枪决了一个作恶多端、残酷盘剥百姓的税务官、提款委员邓茂林（泸县人），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。而对于另一个大商人杨玉贤，由于他卖的东西价格比较公道，又乐善好施，灾年荒月常给予穷人以救济，

游击纵队不但没有没收他的财产，还在他家对面的墙上写了四个大字“保护商店”。

红军游击队和穷苦人民心连心。那时食盐价格昂贵，有的奸商要农民用十五斤大米换一斤盐。游击队一到，就把奸商经营的盐店仓库打开，把盐巴分给穷人。又把曾伯宜绸缎铺里的“洋纱布”一段一段撕好，分给贫苦农民。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穷苦人民望着珍贵的盐巴、洋布，流下了感激的热泪。

当晚，游击队在万寿宫戏楼（现在的护国礼堂）演文明戏，叫老百姓去看。去看戏的有两、三百人。演出的节目有宣传红军政策的，有宣传抗日的。披着红绸子上台演出的女红军阚世英、金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游击纵队的指挥部设在护国小学的礼堂里，晚上有二十多人前来开会，会后散去。有七、八个人在礼堂里打地铺，其余战士都睡在街沿上。

九月十八日天未亮，红军游击队离开了叙蓬溪。曾凡良等五六个穷人的孩子要求参加红军，就跟着红军走了（后因走不动，走到叙永天池后又返回）。场上留下了多幅革命的大标语

(在粉壁上、木板壁上的以后用刀子刮几遍才勉强刮脱)，曾伯宜、刘奉璋、曾树阶的门上都有大字报，内容大体是“继续作恶，定杀不饶”。

游击纵队连克文昌、上马、大州驿、叙蓬溪等地，纳溪县城里的敌人十分惊慌。认为“形势严重，有进窥县城企图”(伪县长语)。于是命令文昌乡调集壮丁队三分队，合面、上马两镇，各调集二分队，并派恶霸地主简德明为临时指挥，统率三乡镇队丁择要隘据险防堵。又令安富镇调集壮丁一中队队附郭仙鹅，和太平乡的一分队在城区附近一带严密布防。但伪县长仍哀叹“城守空虚，岌岌可危”。于是敌行政第七区保安队司令部，派出宋昇村副官长来纳溪指挥团队，还说必要时再酌调泸县团队援助。红军游击队的斗争，令敌人顾此失彼，惊恐万状。

打鼓场的枪声

一清早，红军游击队开到了白合场。打了伪乡公所，烧了碉楼。部队没有休息，找到了白合街上的刘明宣带路，向打鼓场进发。

九月十八日是农历八月二十一，这一天，

正逢打鼓赶场。街上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在人群中，出现了两个游方叫化，背后插根鸡毛，手击竹板，边走边唱。一个唱：“这边走到那边来，碰见一个大嫂在做鞋，先做底，后做帮，一天要做一两双。”一个唱：“莲花闹，打得高，今年老板要翻稍；翻了稍，买了田，帮你老板逗长年，一帮就是三五年，不要你的半文钱……”正说着，响起了一阵枪声，只见两个叫化把竹板往腰间一插，掏出枪来，朝伪乡公所冲去。

枪响的地方是“药铺头”——离场二里地的地主大庄院。这家地主姓唐，一贯鱼肉乡里，作恶多端。红军打进地主庄院后，开仓推米，杀了两头肥猪，除自食外，还割了一些肉送给穷人。红军把地主唐金学、唐金伟抓了起来。第二天走的时候把唐金伟带走，行军途中把他枪毙在药台山。在打“药铺头”的同时，部份战士打进了在大店子的伪乡公所，乡丁何六与红军对抗，被击毙。晚上，部队在禹王宫演文明戏，都是宣传抗日、打倒蒋介石等节目。

打鼓乡的楼方田，是恶霸地主殷罗氏的家，这里地势险要，院子周围四个炮台，都有家

丁防守。第二天一早，游击纵队决定打楼方田，为民除害。战士们向炮台开枪，由于炮台防守坚固，红军时间紧迫，不能久待，故未能攻打进去。一个红军战士在这里牺牲。

九月十九日，游击纵队离开打鼓，兵分为两路，一路走黄石登，一路走象鼻子，朝叙永方向走去。打鼓场的费泽民，给红军带了七、八里路，红军给了他一些钱粮，让他回家。

回 师 西 进

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离开打鼓后，进入叙永、赤水、合江三县交界处活动。先后在天池、大坎坡，和国民党川军陆国湘、刘洪安部以及黔军打了两场大仗，打死打伤敌军近百人。为了摆脱敌军的纠缠，游击纵队于九月二十八日（农历九月初一），重又来到纳溪境内。

九月二十八日早上，天下着小雨。游击纵队从大里村岩上，来到了永宁河边的乐道场，看到军队突然来到，不明真相的群众慌忙躲避，有的忙着关店子。红军战士喊道：“老乡们，不要怕，不要跑，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，是为穷

人翻身的”。两个女红军亲切地对正在关门的盐店学徒代九成说：“不要关门，各自做生意，我们保护商店。”红军一到，民团乡丁纷纷缴械投降。一个叫卓继全（外号卓大麻子）的乡丁顽抗，被红军击毙在黄角树河坝头。红军在乐道子休息了约两个小时，找来两只木船，顺利地渡过了永宁河。

处于川黔要道上的渠坝驿，住着县保安队的二分队。渠坝驿这天正逢场，赶场的人拥挤不堪。为了歼灭敌人，又不伤及群众，红军游击纵队精心部署，一部份人由一个在上马场参军的战士带路上了二腾岩，居高掩护，同时组织手枪队进行突击。

就在这一天，在成都做官的叙永人李铁夫嫁女路过此地，十几乘滑竿，几十个挑箱笼衣物，再加上数十个保镖的，耀武扬威地涌进了街心刘三泰开的大栈房。红军手枪队进场后，一部份直奔刘家栈房，保镖的见势不妙，逃之夭夭，扔下的太太、小姐，被红军看管起来。另一部份手枪队潜至保安分队驻扎的禹王宫门前，向着门岗就是一枪，门岗大惊，持枪缩进大

门，红军随后冲入。保安队的余队长命令内殿里的队丁，拚命封锁殿门。这时，红军的后续队伍冲上来了，双方枪声激烈，赶场的人都躲进店内。相持近一小时，保安队见势不妙，从后门撤退，爬到岩上隘口处龟缩起来，派人向县城求援。此刻的纳溪县城里，地主、富商“人心惶惶，如大难将临”（伪县长语），纷纷收拾细软，争抢永宁河和长江边的木船，驶往泸州躲避。

渠坝驿的枪声停了，赶场的人也从屋子里出来看热闹了。街面上凡是有粉壁的地方，都写上了鲜红的标语。“打倒蒋介石！”“农工兄弟起来革命！”等等。原来，红军在伪乡长刘伟宇家宰了两头肥猪，猪血就是写字的材料。从乡公所缴获的七八支滥毛瑟，红军把它退下枪机，当街摔毁，投入河中。同时，把李铁夫的几十挑财物，统统散发给群众。渠坝场刚才还枪声阵阵，此刻却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。

傍晚，游击纵队离开渠坝，分途向马庙、绍坝前进，相约在和丰汇合。晚上八点左右，红军一部份到了绍坝乡的大田坝。大田坝的恶霸地

主、民团团长黄成斋(外号黄独手)仗他家围墙坚固,有三个炮台,率家丁开枪阻击红军。红军在炮台下堆积柴薪,准备点火,黄才被迫把朝门打开。当晚,一部份红军住在黄家,其余的分住在棉花土、开口泸、普子山几厢的房子里。第二天清晨,红军出发,牵走了黄家两匹马,并把黄独手押走(后杀死在江安红桥)。九月二十九日早上,红军大队部从绍坝场侧经过,黔军从后面追上,双方在观音坡一带接上了火,相持了一个时辰后,红军顺土地岩向和丰场方向撤走。

当天午后,游击纵队来到合面乡的罗子坝、杨柳坝,在那里吃午饭后,沿关天山、桐子坝向江安大妙方向开去。

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虽然离开了纳溪,但他们为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而英勇斗争的业绩,他们和群众血肉相依的深厚感情,在我县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事隔近半个世纪,在红军走过的地方,至今仍然有口皆碑。

对于红军游击队的巨大影响,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。一九三五年秋,国民党伪纳

溪县长陈某,给大军阀、伪四川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湘的呈文,就从反面说出了红军游击队在我县活动的真实情况。“……凡该匪经过之区乡,镇公所、团务人员及著名富绅家宅多遭搜括,公文卷宗任其焚毁,惟于农民、工人、苦力故示小惠,予以掠得之财帛,以买其欢心。故所过之区,失业工人等多乐就之”。“每到场镇,必集结群众,宣传其荒谬主义,攻击现社会之罪恶,博得是场一般劳苦群众之同情,虽在作战紧急的情况下,其宣传人员分工并进,亦不因之稍停。对于市面,仍以现金交易,此种虚伪的严密纪律,及政治反宣传,实予社会人心莫大之影响。……经此次虚伪宣传之后,将来集丁御匪困难更多。涓口不塞,终成江河,通南邑之覆辙,可为殷鉴”。

目睹红军过渠坝

张本君 口述

曹杰秋 整理

我家原在渠坝驿开小酒馆为生，红军过渠坝，曾在我家煮过饭。那年我虽然只有十一岁，但红军映在我心中的印象太深、太深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一九三五年农历九月初一，渠坝驿逢场，虽然秋雨绵绵，赶场的人流仍从四面八方涌来。因多数人戴着斗笠，街上比晴天赶场还要挤。上午十点多钟，正是买卖交易高潮时，有一个人，气喘吁吁，一头扎进茶馆，找到正在吃茶的渠坝场的保正刘伟宇，对他耳语起来。因此人跑得慌张，呼吸紧迫，话音时高时低，结结巴巴，引起其它吃茶人的注意。只听他对刘保正说：“……共×从乐道查口岩下来了，要你们作好准备。”刘说：“涮潭子，那来的共×”。话音

未落，叭、叭，响起了枪声。顿时人群大乱，四散躲藏；商店都忙不迭的关门。刘保正跑得最快，眨眼不见踪影。

来的正是红军，一进场就与国民党的“保商队”打起来了。所谓“保商队”，就是国民党的地方杂牌部队，他们对百姓无恶不作，对达官显贵摇尾乞怜，系有钱有势的人豢养的警犬。来渠坝的这支“保商队”，当天由纳溪开来，护送十几担财物去叙永。这批财物是国民党的付团长（有人说是付官长）李铁夫嫁女的陪嫁。他们到渠坝后在刘自修开的栈房内歇稍，栈房门口有一个大汉站岗。红军进场后，一部份直扑栈房，站岗大汉见状大惊，鸣噓呐喊往里跑。

“保商队”丢下财物不顾，从后门撤出，边跑边开枪还击，妄图反抗。烂娃兵怎抵神兵，被红军打得屁滚尿流，从马号湾方向逃跑。与此同时，一部份红军扑向禹王宫。住禹王宫的是绍坝来的团伙（保安队之流），有十多个人，赶场天只留一个站岗的，其余的都在街上吃茶、赌博……。红军向站岗的打了一枪，站岗的还喊：“干啥子的？”回答他的又是叭、叭两枪。站岗的

见状不妙，把枪一丢，爬起屁股就往里跑。红军紧追进去，进行搜索，除了找到几支破枪外，连鬼都没一个。站岗的已从后院鼠窜了。

响枪的时候，满街都听到喊话声：“老乡们，不要怕，我们是红军，是穷人的队伍，专打土豪劣绅，保护正当商人……”枪声停后，胆子大点的人都陆续上街观看。我先从门缝往外瞧，看到街上人很多，一点也不惊慌。就索性打开大门，也上街观看。街上铺面几乎全打开了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。但街沿坎上坐了很多引起我的注意，他们穿的便衣，带斗笠，披蓑衣，除了肩上靠的一支枪和其它武器外，和赶场的农民没什么区别。我奇怪的想，这是什么队伍呢？猛然看到每人手膀上都缠有红布条条，啊！红军、红军，他们是红军！当时还在落雨，红军身上都水淋淋的。他们为什么不进屋？不找个干净的地方休息？我感觉太稀奇了。

正街上有些红军在写标语，还有两个女红军在宣传。听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也跑去看热闹。我虽年龄小，有些话的意思听不懂，但印象太